

酒酿人生

口述 朱宝南 郭劲超 整理 杨奎晖

朱宝南:我那个拿半分工钱的农货店,空荡荡的,风进风出

小郭,明天来的晨光,带些塑料碗来,快用光了。

现在的人,真好。这个小郭,可以叫我太公了,我93岁,他25岁,我大他好几轮,他帮我卖甜酒酿,真是我的福气了。

让我倒口黄酒,同你慢慢说。我每顿都要吃酒,不吃一点,熬不住。我这一辈子,就是靠这小钵头甜酒酿过日子,年轻时供养自己,30岁后养老婆和孩子,现在,还是靠这钵头甜酒酿,养自己。

小时候,我在老余杭的鲍家祠堂读过几年书,四书五经都要读,背不出手心吃板子。20岁那年,家里人看我还灵光,送我去老余杭东边的吴家斗门当学徒,是那种农货店的售货员,卖枣子、莲子、桂圆、白糖、红糖,第一年不记工分,白做。

第二年,开始要记工分了,老师傅一天两个工,我一天半个工——第一个月工资还没拿到,日本佬打来了。我们这种农货店,日本佬的大部队还没到,已经被他们的先遣部队抢光了。

我们全家七八个人,只好逃,往南边的邱家坞大郎山跑,没命跑。说来也是苦,我爸爸本是海宁人,过得好好的,“长毛”来了,老祖宗跑到了老余杭。好不容易安耽了几年,日本佬来了,还开枪杀人——和我们一起跑路的,有个大肚子女人,山路走不快,跑错了方向,被迫上来的日本佬一枪,子弹从肚子左边进右边出,“哼哧哼哧”惨叫了一个晚上,肚肠都翻出来了,第二天早上死了一个。

我们在山里躲了一年多时间,国民党的79师部来了。他们在老余杭凤凰山和日本佬打了好几天,日本佬跑了。我们几个小年轻,听枪声炮声歇了,就壮着胆子结伴摸黑下山,发现老街都变了,鲍家祠堂都被烧掉了,沿街店面的门板没了,我那个拿半分工钱的农货店,空荡荡的,风进风出。

1945年,抗战胜利了,大家都陆陆续续回来了,百废待兴,却一下子不知道从哪里做起。我有个娘舅,在余杭街上做甜酒酿有点名气,他和我说话,“宝南啊,你空着也是空着,要么跟我做甜酒酿,多门技艺,也不压身。”

我想想自己20多岁了,也不能老是吃家里的,何况山里躲了一年多,家里也没粮了。做甜酒酿这门手艺,不算难,但费时间,从做到卖冬天要三天时间,夏天气候热两天就能卖了。我灵光,学了一个多月时间,甜酒酿基本会做了,但和娘舅做的比起来,同样的糯米,同样的酒曲,吊出来的味道,还是差一点点。



题记

93岁的朱宝南不出摊了。午后时分,老余杭接近40℃高温,朱老爷子躺在藤椅上,一把15年前的电扇,“呼呼呼”吹着他入睡——换作在去年这个时候,他可能还推着板车,沿着曲折的弄堂,收摊回家,大汗淋漓。“哎,甜酒酿——”像卖着白兰花一般的婉转调子,朱老爷子在老余杭的老街和新区,一喊了就是72年——这种再熟悉不过的江南腔调,有人听出乡音,有人看出沧桑,而在今年8月,一个90后的“毛头”小伙子,帮着这位90多岁的老爷爷,卖起了酒酿——走街串巷的吆喝声没了,而这碗酒酿,倒是更甜了。

还多,紧巴巴的日子,总算过去了。

朱宝南:儿子结婚摆酒那天,我好好敬了我娘舅几杯酒,这一碗甜酒酿,养活了我们一家啊!

我女儿18那年出嫁了,我给她准备了4条棉被,2个箱子,光光彩彩出了门。这些钞票,都是卖甜酒酿攒的。我儿子27岁讨媳妇,当时摆了4桌酒,也是卖甜酒酿赚的钱。

儿子结婚摆酒那天,我好好敬了我娘舅几杯酒,这一碗甜酒酿,养活了我们一家啊!

62岁,我从胜利饭店退休了。两个孩子成家后,老婆也不摆摊了,我拿退休工资,本来要过安耽日子了,但是游手好闲了几天,又熬不牢了。我这人,其它本事没有,力气活干了一辈子,有的是力气。躺在床上想了一个晚上,第二天早上就去弄了个板车,又开始出摊了。正好当时也赶上了改革开放,大家都开始做点小生意,2毛钱一钵头的甜酒酿,顾客在路边吃好,钵头还给我,有人要带回去的,可以自己带个碗。

年纪越大,钱越好赚了。年轻时候做甜酒酿,比做农货店学徒赚得多;退休之后卖甜酒酿,比在饭店做生活赚得多,你说,这是个什么道理?我理想,可能也是我们这一辈人吃过的苦头太多,太平平有钱好赚,就是最好的生活了。

我的很多熟客,都是小时候就吃过我做的甜酒酿的,现在也都是爷爷奶奶了,他们劝我:宝南叔啊,你也可以收山了,90多岁的人,车子擦擦碰碰,弄得不好,命都要搭进去啊。

我的木头手拉车,毛估估总有100来斤,刚退休时候,我一只手臂能把它支起来靠在墙上,现在两只手都抬不起来。卖甜酒酿,不能拉,只能推,又不是拉稻草,拉着谁知道你在卖甜酒酿啊,但推起来,就更加吃力。

去年有一天,老余杭的生意,好几天都不好。中泰我熟悉,那边还有几个老主顾。我就推着手拉车去,毕竟老了,脚力不够了,在凤凰岭的一个下坡没拖住,摔了一跤,用了几十年的钵头摔掉了几个,还好还好,自己只是点皮外伤,坐了一歇,爬起来,回家去。我当时想,这一跤摔到爬不起来,那也是天意,当年躲日本佬的时候,跑的就是这条路。

朱宝南:小郭和我素昧平生,每天都来拿甜酒酿,也顺便看看我、聊聊天,和自己家的孩子一样

很多人以为我这么辛苦,是钞票不够花,我退休工资每个月3000多块,每天喝两顿加饭酒,足够了。就是人闲不下来,到了这个年纪,和机器一样,一停下来,就没用了。

小郭?小郭怎么找到我的?这个要问小郭,这个小孩子有良心,我和他之前都不认识的。今年7月份,小郭来找我,让我把甜酒酿放在他店里卖,不收我钞票,我说,小郭啊,你自己也要赚一点儿,你

跑来跑去这么辛苦,我以前卖5块钱一碗,你现在卖6块钱一碗,赚一块钱也好。小郭不肯,他说,我不能赚你老人家的钱。

所以,我说现在的年轻人,有良心。小郭和我素昧平生,每天都来拿甜酒酿,也顺便看看我、聊聊天,和自己家的孩子一样,有时候,比自己家孩子还亲。

现在这个房子,我住了很多年了。今年8月,小郭带来个人,给我装了台空调,我这辈子没有用过空调,热了,吹吹电风扇,吃口凉茶,实在晚上睡不着,就到后半夜再睡,几十年过下来了。现在给我装了台空调,凉嗖嗖的,老早就可以困了。小郭说,也不是他买的,是别人在网上看到我的事,跑来给我装的。呵呵,你说,现在的小年轻,本事怎么这么大?

我现在待在屋里,也不出去,外面热,每天爬起来,就是做甜酒酿,这段时间,做得多,卖得也多,卖得多,做得就多。我虽然老了,但心知肚明,生意好那是因为我小郭帮我在卖。

我这辈子,也和这碗甜酒酿差不多,开始做的甜酒酿,酒曲放进去,硬的,湿的,没啥吃头,和我20岁之前差不多,躲啊,逃啊,国破家亡,没个着落;现在好了,陌生人来帮我的也这么多,上次有个人来,甜酒酿没吃到,硬塞了200块钱给我,说,“阿爹,你用你用,买点酒吃”——我劳碌了一辈子,甜酒酿喊了一辈子,苦哈哈的,现在,总也算甜过了。

好了,不同你们说了,酒兴上来,我中午要去困一困,小郭你也好回店里去了,明天再来拿甜酒酿吧,我去困了困了!

中午时候,90后郭劲超背了个保温箱,出了店门。

这一趟,他要穿过半个老余杭城,去观音弄附近的朱老爷子家,拿做好的甜酒酿——半个月前,他在网上看到朱老爷子这么大把年纪,还要每天推个板车出摊,顿觉心疼,就帮忙“兜”下了这单生意。

说是生意,其实小郭自己并不赚钱,他要做的事情,就是每天来回跑6公里,把甜酒酿拿回自家的烧麦店帮忙代售——在拿到甜酒酿后,小郭会先把钱,预付给朱老爷子。

这碗有着72年历史的甜酒酿,早已名声在外,现在有了固定的售卖点,生意更好了,最多一天能卖出60多碗。

很多小时候吃过朱老爷子甜酒酿的人,现在不用守着大街等他出摊,直接去小郭的烧麦店里买了就行了。

郭劲超:这么多好心人,我也是帮忙卖了甜酒酿以后,才碰到的

“阿爹,我去了,塑料碗我明天带来,钞票放你桌子上了,你放放好再困。”郭劲超就是朱宝南口中喊的小郭,不知道的

人,还真以为是自己的亲孙子。

我当然不是他亲孙子啊,最多算街坊邻居吧,我小时候,经常吃他做的甜酒酿,味道很好的,甜甜的,特别清口,没想到,这么多年还能吃到,也算幸运——你也知道,这种味道,就像乡愁一样,走到哪儿都忘不了。

大学毕业后,我回了老余杭,在这里开了家烧麦店。我是做烧卖的,阿爹是做甜酒酿的,我想,他的甜酒酿在我这里卖,一点都不碍事,就是店里人手紧,每天都要我自己跑一趟,不过也费不了多少时间,打个来回,最多也就半个小时吧。

阿爹几次和我说,叫我甜酒酿涨涨价,五毛一块都行,可以让我赚一点,不能白跑。我想想,算了,这个钱赚不来,别人几十年都是这个价格,现在来我店里,我给他涨价了,别人怎么看我?砸牌子的事,我做不出来。

我也看微信,现在微信上有人说我们,一个90后帮助一个90多岁的老人卖甜酒酿,事情是这个事情,但也没这么多感动的事情,我前面说过,阿爹的甜酒酿,放在我这里卖不碍事,另外你想想,一个90多岁的老头儿,还要天天推着板车风雨无阻地出街,谁看着都心疼,万一有个意外,说起来还是我们这里民风不好,少了点爱心。

“起——”这个保温箱,有点分量的,50多碗甜酒酿一放,加加起来可能有50多斤,我不能叫店里其他人来背,一是人手少,二是这个工资也算不灵清,就自己来背了,你说辛苦吧,也不辛苦,就当自己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。

这段时间,还专门有人吃甜酒酿的,最远的,是杭州专门跑来的,听说是微信上看到的,还硬要给阿爹装台空调,怕他夏天热坏了。这么多好心人,我也是帮忙卖了甜酒酿以后,才碰到的。

现在阿爹不出摊了,我看他日子也安耽了,好几次去看到他,要么在喝老酒,要么躺在藤椅上看抗战片,《亮剑》、《解放》都要看——想想这碗甜酒酿,也72年了,阿爹老是说,“等他搬不动蒸米桶,甜酒酿就不做了”——你看他现在身板好,自己走趟银行,都还弄得灵清,说不定哪天,搬不动就真的搬不动了。不过,不做甜酒酿也好,就家里喝喝老酒吧,也做了一辈子了,应该休息了。

读稿人语 一丑丑
把爱传出去

不管是什么手艺,如果能专注地做七八十年,一定能做成大师。哪怕只是一碗小小的甜酒酿,也能酿出越来越醇越来越甜的人生味道。

就像93岁的朱宝南老人,一辈子就做一碗甜酒酿,甜酒酿越做越好吃,食客越来越多,他的人生也越酿越甜。这份专注,让老人漫长的人生旅程,虽坎坷,却不是凄风冷雨,处处是柳暗花明鸟语花香。

他和90后小郭的缘分,也让人感动不已。无亲无故,小郭却能用自己的爱心和行动,让朱老先生的晚年过得比甜酒酿还要甜和幸福。那么多好心人,专程去吃一碗甜酒酿,甚至什么也不买,只是出于对一个勤劳的老人的爱和关怀,为老人装了空调,让他颐养天年。

想起前段时间,那个上海走出到杭州的少年,在西湖边游荡,被一个观察细微的好心阿姨拉住安慰,帮忙联系上父母,避免了一场悲剧发生。

大部分中国人都知道这句话,如今处处都能看到: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

一起把爱传出去。